

符号学视域下的成长电影研究 ——以《少年时代》为例

陈文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成长电影就是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形成自我”,走向成熟的类型电影。围绕着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不断展现个体的改变与时代场景的变化是成长电影的主要表现范式。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成长电影能促使观众在“元自我”层次上解读自己,从而产生愉悦感;能在聚合轴和组合轴两个维度上表现人生、表达情感,从而带给观众生命的体验。

关键词:成长电影;符号学;少年时代;元语言;双轴操作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82(2015)03-0031-04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长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并没有引起受众和电影研究者的重视。近几年来,随着成长电影自身的不断成熟和进步,其独特的魅力始为受众所认识。2015年,由理查德·林克莱特导演的《少年时代》一举斩获了第72届金像奖剧情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等诸多荣誉,在全球迅速掀起了观影热潮,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这部表现平凡人成长经历的电影所引发的情感共鸣,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散发出无穷的艺术魅力。本文借助于符号学理论,对《少年时代》这部电影的内涵进行剖析。

一、成长电影的概念厘定

长期以来,成长电影的概念一直比较模糊。

作为一种跨体裁的电影,成长电影曾被命名为“青春成长电影”“成长主题电影”和“青春电影”等。从字面上看,似乎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就是成长,但“成长”一词的范畴较广,其意义也比较模糊。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判断个体是否已经“成长”,不能单纯参考时间这一尺度,亦不能依靠复杂的心理学分析。主体符号学对于身份、自我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我们能够利用其强大的阐释力,厘定“成长”的标准,探析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究竟为何。

论者往往将电影分为爱情、科幻、恐怖、悬疑、武侠等类型,这固然便于理解,但是从双重分节的角度看,“只有能指分节清晰,相互不重叠,合起来覆盖全域,表意才会清晰”^[1]。当代电影

收稿日期:2015-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作者简介:陈文斌(1992—),男,江苏溧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符号学研究。

往往具有多重意蕴,多种要素相互渗透,以至于—部电影可以被归入不同类型之下。但是,这种整体分类模糊的问题虽然一直存在,但却没有给人们带来太大的“错乱感”——原有的分类方式没有被颠覆或替代,是因为各类型的电影都拥有自己的核心要素。例如,武侠电影以武打和侠义精神为核心要素,也可以融入侦探、玄幻、喜剧等因子,形成侦探武侠电影、奇幻武侠电影、喜剧武侠电影等。但是,武侠电影的核心要素强有力地凝聚着其他因素,始终彰显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因此,我们也需要寻找、厘清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使其能够增加辨识度,在眼花缭乱的类型电影中脱颖而出。

笔者认为,成长电影的核心要素有二。首先,成长电影的主人公必须是青少年,电影描述的重心必须在青春期这一段时间内。例如,《少年时代》表现了主人公6至18岁这12年的成长时间,具有教科书般的范式;《阳光灿烂的日子》除了片尾的成年后相聚,其余篇幅都主要表现主人公的青少年阶段;《壁花少年》也主要展现了主人公高中一年级这一时间段的成长。其次,主人公成长的标准必须建立在“形成自我”上。一方面,这种“自我”立足于自身,能够解读自己行为的意义,意识到自己身份的转变,具有“矫正自己错误的反思意识”^[1]。另一方面,“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定自身,它是一种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表意活动中确定自身”^[1]。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说,成长电影就是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通过“形成自我”而成熟起来的类型电影。

二、成长电影的艺术魅力

围绕着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不断展现个体的改变与时代场景的变化,这是成长电影的主要表现范式。基于这一核心架构,成长电影总是通过镜头表现出主人公不同的成长轨迹,表现了创作者对于生命、爱情、友谊、家庭关系等多个问题的

思索和探讨。《少年时代》的拍摄历时12年,表现了主人公从6岁到18岁的成长历程,将“一个人一生中变化最剧烈的成长阶段”^[2]展现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壁花少年》(2012)以书信讲述的方式,描述了主人公查理由内向、忧郁到战胜精神幻觉,收获友谊和爱情的成长经历;《夏日之王》讲述了叛逆期的乔和帕特里克离家出走,在野外生存的成长经历;《狂怒》(2014)以二战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年轻文官诺曼在战火洗礼下的成长。

在国内,随着第六代导演的崛起,关注个体生命的成长电影也开始在荧屏上占据重要位置。贾樟柯的《小武》(1997)、《任逍遥》(2002),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2001)、《青红》(2005)等,将镜头对准了青少年个体,探讨他们的身份转变和成长阵痛。随后,《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小时代》(2014)、《匆匆那年》(2014)引发了“70后”“80后”回忆青春的热潮,成长电影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1. 元语言的巧妙运用

青春期是人生自我意识开始萌动的阶段,个体开始意识到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处于这一阶段的成长个体,往往无法完全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个体成熟的标志即是懂得了社会的规则,能够进入“元自我”层次进行反思,对自己行为的意义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作出解读。也就是说,成熟即意味着能够对“正在理解的自我”进行反思,在“元自我”层次上解读自己。这种高一层次的解读行为给予解读者一种诠释者的快感,类似于上帝俯视人间。

在成长电影中,成长的个体被放置在某个时代环境中,外在环境的变化不受个体意志的主宰,个体被抛掷在时刻变化着的环境中。同时,青少年主人公对于外在现实所提供的信息的理解总是受限的。例如,在《少年时代》中,查理问

父亲世上是否有精灵,这实际上是对小说故事文本所建构的世界的认同,而父亲却讲述鲸鱼的神秘之处,这种知识的传递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成年人与青少年世界观的差异由此被展现。而观众作为旁观者,看到查理就像看到了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同样沉浸在虚构的神话世界中。此刻的“元自我”能够对自己曾经的经历进行解读,从而意识到过去自己被虚构文本所“蒙骗”,既感慨自己当时的幼稚有趣,又体会到凝视过去,重新赋义的快感。“在思考过去的经验时,思考的是对象自我;在思考到我此刻之后果时,面对的是未来自我。”^①观影过程中,观众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时间点的体悟同时产生。

其实,任何电影观众都可以运用自己的元语言集合进行意义解读,而成长电影的魅力在于,这种解读面向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不解。这些不解源于主人公能力元语言的不足,而观众也曾有同样的认知经验,提升能力元语言几乎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共性。《少年时代》中,当梅森和萨曼塔帮着父亲张贴奥巴马的竞选标语时,梅森并不了解标语背后的政治意味。听到一位妇女夸赞奥巴马,萨曼塔也并不知道黑人总统上台意味着什么。观众将自己凌驾在成长个体之上,同时又通过镜头和青少年面对同样的现实,调用自己的元语言集合,体会到成长之后的世界。

“电影的时空是时间性和空间性有机结合的时空。”^②成长电影虽然能够在成长背景上进行时间和空间的任意选择,但是由于青少年视角和成年人视角的差异,这两类群体面对同一对象和事件却有不同的理解。成人和青少年掌握的元语言不同,对信息的分析能力更是不同,成人可以掌握更多的解码手段,能够对现实作出更为清

晰的判断。

借助于数量上占优势的元语言集合,观众可以对青少年视角下的现实予以清晰解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成年人的成熟恰恰是被社会规训的结果,对于事物和事件的理解被大致牵引到同一个意图定点。成年人社会的稳定秩序立足于共同构建的常识和共识,这使得成年人的理解优越感其实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解缺陷。而成长电影给予了观众一种非常识性、非共识性的理解,不受意图定点的束缚,使其暂时摆脱了社会规约的既定思维。比如,《少年时代》的开场,对于梅森来说,“如果你恰好把水抖到空气里,它就变成了黄蜂”。幼稚的误读,恰恰是不受限的思维自由。虽然拥有客观理性知识的强有力诠释,观众还是能够在这种误读中体会人类思维初始阶段的梦幻感和遐想力。

成长电影不仅能够表现青少年和成人的理解差异,同时也记录了两种理解方式逐渐融合的路径。青少年总会逐渐脱离不受规约的思维,学习成人世界构建的知识体系,懂得社会生存的规则,洞悉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公园中辨别蝴蝶品种,餐厅里进行性启蒙教育,学习打高尔夫和橄榄球,《少年时代》展现了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主人公曾经沉迷于电子游戏,但在迈向成熟过程中因为担心在网络中迷失自我而注销了脸书;曾经涂鸦、抽烟、晚归,而在十八岁成人时,通过摄影获奖拿到了奖学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曾经抱怨母亲的婚姻更迭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在经历了几段感情后,最终踏上寻找终极意义的人生旅途。

成长的路径虽然各有不同,但成长电影中的个体总是不断向观众的认知靠拢。电影主人公无论是担当责任或放弃责任,追逐目标或迷失方

^①马文美. 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历史、身份、自我——以符号学为工具考察薛忆尧三篇历史题材小说[J]. 符号与传媒, 2013(1).

^②吴迎君. 电影时空双重叙述探析[J]. 符号与传媒, 2012(1).

向,都被投掷在社会规则之中。所以,观影者与主人公都经历了走过青涩、走向成熟的蜕变阶段,这使得观众与叙事者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2. 双轴操作下的电影叙事

按照符号学理论,任何符号都可以从组合轴和聚合轴的角度进行解释。从双轴的角度看,不同人生的组合轴具有框架相似性,即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老年。成长是人类共有的经历,自然规律本身不可逆——除了刻意虚构的逆成长或不成长,前者如《本杰明·巴顿奇事》,后者如《铁皮鼓》。成长本身遵循了自然规律,因此更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情感。基于组合轴的共鸣,在聚合轴上的差异更能打破时空的限制,在每个人身上投上影子。其实,爱情、战争、暴力、恐怖类型的电影,正是因为“不可体验性”而能够引发观影的乐趣。通过银幕建构的美满爱情,能够引发观众的渴望;通过战争场面的渲染,能够激发观众内在的英雄情怀;通过直观暴力血腥,满足了观众内在的暴力欲望;通过对恐怖场面惊心动魄的展现,满足观众对于神秘未知事物的好奇。被放置在差异环境下的成长个体,往往可以经历不同的生命状态——可以在自己生命中经历不同的爱情,可能因为突发事件遭遇暴力冲突或者恐怖惊险,亦有可能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动或外来力量的干预而遭遇战争。但是,人无法在生命中经历几次青春期,所以这种一次性带来了更为珍贵的生命体验。

在人生的组合轴上,成长、衰老、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总是一瞬间的事情,成长则有一段时间跨度。观众借助于元语言,既回忆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又能够通过观影进行自我反思,意识到改变自己人生的各种因素,体认到时代环境本身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成长电影虽然着重表现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生活经历,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聚合轴对于组合轴的影响,“两个轴上的操作同时发生”^[1]。在《少年时代》中,通信

设备由翻盖手机变为iphone4,“音乐从‘小甜甜’布兰妮和威瑟乐团到西罗·格林和傻瓜朋克乐队”^[2],游戏设备从索尼的PS变为X-Box和Wii游戏机,电影叙事经历了哈利波特风潮,谈及了“9·11”事件,跨过了奥巴马的总统大选。而梅森也由童稚到叛逆,由续发带耳钉到留有胡须。每一部成长电影着眼于青少年个体,而将时代发展的痕迹投射在个体身上,从发型到服饰,从用词到行为,组合轴的构成烙上了聚合轴的印记。

聚合轴的变化承载了不同组合轴的记忆,而这段聚合轴又能够被共享。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总是能在成长电影所提供的聚合轴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和主人公听过同一首歌,玩过同一款游戏,看过同一本书……即使是已成往事,“青春终将逝去”,成长电影也能让当代人感受到成长的永恒。外部环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而环境中的个人总是不断适应着变化本身。电影构建的虚构世界始终与现实世界有着程度不一的联系,成长故事亦可能完全虚构,但“虚构叙述,与实在世界的关系,不是模仿,也不是延续,而是可能性的‘寄生’”^[3]。青少年必然经历懵懂、困惑、叛逆、成熟的过程,这既是生命个体的成长历程,实际上也隐喻着人类整体的成长历程。

参考文献:

- [1]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 安·霍纳迪. 《少年时代》: 富于冒险精神的史诗之作[N]. 王琪峰, 译. 中国艺术报, 2014-07-28.
- [3] 赵毅衡. 三界通达: 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

(责任编辑 安然)